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至三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敳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

明　葉盛　撰

歌風臺詩多矣宋張安道云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為近時張光弼亦有七言二十句不可謂非佳作然皆未若缺

二絶句藴藉含蓄有餘味可咏也一詩今刻石碑下詩曰缺

蔡京以章惇入相卞等左右之紹聖元年巳拜戶部尚
書靖康元年始敗以死三十三四年間下毒生民上禍
九重之母子兄弟卒之敗壞乃事不勝誅矣善乎王覿
之言曰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
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志又莫切乎常安民之言曰

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人京黨過半不可不蚤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覿言於惇未相十年之前安民言信於京之竄蓋三十餘年之後中間言惇言京者其人猶多則是當時士論非不公人品非不易辨也惟是不奈庸君闇主如徽宗者朝聰而莫惑暫疎而即親既罷而復用蓋亦未如之何也已豈可獨諉之京等之姦邪

也耶偶閲舊碑得徽宗親書太清樓特晏記不完本三幅此石多在今開封府學牆壁間遭當時草草打得此不知尚存他石可完否按宋史特晏在政和壬辰去京之死財十五年亦萬世之大戒也噫

太清樓特晏記

為君難為臣不易尚矣歷選前世有其君無其臣或有其臣而其君不足以有為故君臣難偶常以千載而一遇堯舜臯夔禹契都俞賡載莫得而倫至成湯之

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散宜生後無繼者若管仲之於齊蕭曹之於漢蘇綽之於周房杜之於唐其事功或足以霸或足以善一時或起刀筆之吏寥寥數十世然後有一焉其功烈之卑無足取法道之不行人之不足與明久矣朕嗣承先構永惟烈考追述三代相王安石創業垂統方大有為大勲

右一

踰遠道之難明世莫能知莫能行朕欲取信流俗故三

黜三已之法度亦再更之乃用害京者繼其位使别其賢否而中外紛然民怨士懟財匱力屈朕亦焦心勞思矣京復位未幾巧發奇中未泯也故日遣介使往諭旨意賜予問勞相屬至如治第建閣以資燕適供帳帟幕以飾其居若禁籞果蓏芳葩遐方底貢新奇莫不首以頒賚絡繹於道偶聞小恙必親遣國醫面授治狀往頒良劑或因美膳手自調羹分餉如是之類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又許其子倚尚朕女孫行衍聯姻后家使情義

相通契分結密不可得而疎

右二

奮於百世之下斷而行之迄用有成凡厥萬事其視於

兹因筆以詔天下後世

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記

翰林書藝局鐫字藝學臣嚴　奇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鐫字藝學臣徐珣

臣張士亨

待詔　臣朱章

臣邢肅

臣張仲文

書待詔　臣王公琬

待詔賜緋　臣倪士宣

臣封士寧

從義郎　臣張士永模刋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祗應武翼郎臣俞邁題寫

通　侍　大　夫　臣梁師成

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臣賈管勾上石

右三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畢戚然言此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因謂余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得一可矣

而子乃獨兼之耶此語葢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令考之圖書於蹇曰忠厚寛弘盧陵曰清方貞靖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貞靖吳少師則和敏詳達云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堂警句曰夜門無客敢懐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顔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為誰新秋來碧水

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烏

文衡之任亦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正統四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卷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無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無以足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衛民非兵無以安民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兵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

語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為寧王所許葢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學如不及論語義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無疵嘗觀場屋文字無疵者絶少豈亦迫於揭曉而改訂不及歟

歐陽公豐樂亭記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用白樂天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語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亦用白公三遊洞序雲破月出也

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於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以為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

四明袁桷伯長元翰林大手筆也其先實宋相之後家

世具見清容集虞文靖公與伯長最厚其先文獻累見
公文字乃元明善之文文靖送冷敬先序亦加感歎伯
長卒其為祭文尤拳拳焉表忠徹家進士忠義錄所述
其先固名族亦未追伯長乃云伯長之祖與進士求通
譜進士不之許後伯長因泯其死節事夫求通譜者或
為家世不彼若而然今也不然通譜果何為耶況伯長
一代名士泯鄉邦之忠義謂伯長忍為是耶凡若此者
吾固不能無疑不敢因其偏辭而遂必信之以為實錄

者也
頗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驛即死人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意葢以王裒不西坐之義責之葢王深甫亦嘗以責嵇侍中矣要之不失為正論也已丞相之子即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至元中誤也陞仕不二三年奉使卒於贑州道中耳然元文敏公為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憮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翼子服如不見克昔也天民

無戾天德令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闚瞰嘗試大觀萬物皆暫存者奚哀逝者奚憾其説似與挽者之意弗同覽者詳之

蘇天爵為右司都事時所類元詩文名曰國朝文類凡七十卷以古賦騷辭樂章四言詩五言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詩雜言雜體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絶句七言絶句詔赦冊文制奏議表箋箴銘頌賛碑文記序書説題跋雜著策問啓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辭謚議行狀

墓誌銘墓碣墓表神道碑傳爲叙元統中監察御史南
鄭王理序之夫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唐姚牧
庵元清河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者今皆無傳則有以
考勝國一代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初浙
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書
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并高昌偰氏家傳云
古人好尚多簡而實後世則繁而僞矣如碑刻一事亦
可見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人而亦多

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已今人詩文尚有偽為他人姓名若碑志中所題書篆人則例借名公顯人官銜姓名間雖有一二從實者亦不多見也近年胡祭酒文多求蔣廷暉書入刻東里詩文集序皆出程南雲隸書吳思庵徵鄉人偽作張宗海修撰之文之故晚年文字皆自書今印行祥刑要覽序可考此意猶為近古若如予前所記元人金臺集前後序跋之類悉出名人親筆則又加少也

宋元祐中游師雄為陝府轉運判官時刻石紀唐李英衛二公墳制如衛公云贈司徒并州都督陪塟昭陵之左墳制缺故事起冢象鐵山積石山以旌殊功冢為三山之狀主山與西山迤邐相屬而東北者勢若斷絶別為二山疑其一象積石一象鐵山也其高五十五尺東西七十五步周圍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座元無鰲制規模皆削於英公未詳其然蓋英公冢象陰鐵烏德鞬山高七十五尺東西綿延與衛

公同周圍二百步有羣峰高下崔嵬之狀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廣五尺八寸五分鼇座甚偉乃儀鳳三年高宗御製御書云吾嘗見姑蘇靈巖山下韓世忠墓穹碑高十丈有餘乃知前代之於勲臣其待遇之厚蓋如是也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彦强王先生誌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子子增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太祖高皇帝將剖劵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

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於其家此卷畫像十缺 前即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叙景臻而下五世皆定於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保姓受氏孰非神明之胄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事際茲盛時無足言者若謙齋之碩學醇德覆幬厥後子子孫孫正宜續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在什襲珍

藏而已予嘗觀之今東南錢氏類多喜宗吳越而妄冒者屢屢也先生此跋首言王立中墓志為錢宣家以此為其証據也次考尚德家事而斷其像之所從來原其實明其所自也乃復繼之以感嘆數言則字字著意矣意謂凡今之人要皆古人之後非有傳承之的不必遠宗他人近而求之爾之祖父足矣而循理二字尤為錢氏對病之藥蓋錢富室恒失之奢失之豪也近年訟訐者遂以錢貽自稱王孫為詞錢幾至破家則先生者不

惟其文謹嚴可稱而其先見之明亦何可得哉又甞見近世文章者流不考虛實不察賢否一惟其人之口與其妄自撰造塗飾之文是憑是信作為文章貽譏於世者吾見亦多矣吾不得而徧舉之也凡若此者其即思庵先生所謂宵人瞽說非耶嗚呼其視先生何如哉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初為四六設令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

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充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於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泰和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黄冊何用戶口耶後聞此書竟以屢題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為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賢否固已不泯顧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而一一書狀元豈惟無識其亦類乎愚也已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

水東日記卷二十六

明　葉盛　撰

七言集句詩序予嘗欲以唐人七言絶句分為十類如王建宮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繡幙珠簾窣地垂微風吹動萬年枝金籠鸚䳇耽春睡忘却新教御製詩凡此類謂之臺閣王維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

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杜牧漢江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凡此類謂之山林司空圖歸山水濶風驚去路危孤舟欲上更遲遲鶴羣長繞三珠樹不借人間一隻騎杜牧贈鄭瓘廣文遺韻留樗散鷄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此類謂之江湖岑參送封大夫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功官軍西出過樓蘭營

幞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此類謂之邊塞杜牧宮詞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張籍秋思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此類謂之閨閤韓翃送齊山人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許渾送道士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碁此類謂之神

仙李涉開聖寺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鐘長
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秦系明惠山房簷前
朝暮雨添花八十胡僧飯熟麻入定幾時還去定不知
巢燕汚袈裟此類謂之僧釋趙嘏靈岩館娃宮畔千年
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説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
歸張碣秦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
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類謂之懷古王建玉
蕋花一樹蘢蔥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覔香

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錢起歸鴈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此類謂之體物元闕一類不知何謂凡此十類引而伸之詩之格律概不越乎此矣諸體之詩以此求之無有出於範圍之外者矣唐詩世有見本學者按此成例自加編校可也七言律詩篇帙尤繁今擇其精粹明白人所傳誦者亦以十類括為集句凡若干首其未完者則以同類他詩足之期於成章而已予居秘府時見唐人八

百家詩洪容齋編唐人七言絶句且一萬首撑梁柱棟
不暇遍覽閒嘗信手抽閱其音響節奏亦與今行世者
無異則窮鄉晚進固不必以未見為多恨也又有晏嵩
先生者梅花集句凡五百首宋人釜朝集句三十餘首
文丞相天祥集杜句亦百餘首雖其玩物喪志不為醇
儒莊士所稱然其獵涉弘博亦可謂至矣予之此編非
不欲誇多而鬭靡也鈎玄索隱已為古人所先孤陋蹇
拙倦於蒐羅姑存簡約冀示久遠聊以致遠恐泥藉口

掩其不敏之愧而於初學詩者亦不為無補云洪武庚申十月既望翰林典籍迪功佐郎五羊孫蕡仲衍書于西菴律詩類編序近代言詩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律之名家者毋慮數十人以予觀之大都有四變其始也以稍變古體而就聲病宜立於辭焉爾其次也則風氣漸完而音響亦以之盛其於辭焉弗論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踵繼而音響寖微然猶以其出之與致也成之寄寓也雖不皆如向之所謂盛者而猶不專於其辭

也又其次也則辭日趍工而音響日益以下也又宜況於宋氏徒以學識而聲律之元人徒以意氣而韻調之則失其其變愈宜其未已也然則善言詩者必於其辭其音而觀之焉而古今之變不其可論也歟四明王瑩宗器善言律詩者自唐初以及今人之作皆博蒐而深味之乃以十四類為綱彚編相次凡若千卷而五言不與焉其志良亦勤矣而於其辭其音殆必有取爾也是豈不足以傳焉吾友王融黄儒亨同為之徵予序其編

端余弗獲讓而為書之蓋以質之知音者觀焉永樂十三年仲春下澣史官林誌序和唐詩正音序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於世其論次以初唐為始音盛唐為正音晚唐為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渾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於奇語雖艱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人人自為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自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抄五百家

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於世其不傳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皆以三等為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過巧則失之流麗絶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略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吾方致思於其間將求其善者為之師而未能窺其奥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贍心平氣和將托聲詩以覯已志摘唐音中律詩絶句盡和之里生錢昌錄以示余三復之餘得其詞意即予所謂辭氣渾厚不求

奇巧自然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流麗得正音之體製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能洞發其微出以己之志意酧酢盛唐諸名公雖不能一一模範而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刻意求工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椒蘭者必有酷烈之氣曾謂和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為不然更請質之思菴公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洪序我

朝詩道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中尤為極盛若孫西庵號嶺南才子國初著大名而林尚默張宗海皆近時名士已上序文三首亦不可謂為無見他如蘇平仲以唐音編選未精王止仲以元遺山鼓吹偏駁之甚而尤罪趙子昂若劉子高不取宋詩而浦陽黄容極非之容又并楊廉夫高季迪而疵議之又有錢唐瞿宗吉則為鼓吹續音益以宋金元律詩並稱至以舉世宗唐恐未公為言數子者之言皆行世必有知詩者明辨而去取

之黃容之文傳者恐不多茲亦錄之於左江雨軒詩序理之所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機遇感而動則氣血者尤焉鳥之春音蛩之秋韻誰使之耶匹夫匹婦羇臣賤妾之悲欣喜怒勞逸慘舒發於歌謠雜詠皆有感於天機不能已者而洩其鳴由於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無穿鑿詭怪偏曲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王采聖賢之格言雅頌並列為感善懲惡之具故詩之作無不本諸此詩然世降末流之異昔人之論虞夏之下晉魏以上

氣格未相遠也晉宋顔謝至唐初高下雖殊古法未大變律詩出後至於大盛參以仝賀郊島元白之譎怪寒瘦鄙俚等風與沿流鬭靡動晚唐之論剌何也葢諸子才氣豪放窮思遠索務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由其豪放窮思遠索穿鑿之私遂與古法平易遐矣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該是有蘇黄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者至朱子則洞然諸

家之短長其感興等作日光玉潔未易論也何者一本
於理爾聖人一言以蔽之論豈非所謂平易和正足以
形是理而已任高任奇能外是乎烏乎好惡不同之害
歐陽子不喜杜詩李泰伯不喜孟子二子人豪發言若
斯而評詩者往往以片言隻字斷其一生以盡棄其所
長是啓效方之弊甚矣近世有劉菘者以一言斷絶宋
代曰宋絶無詩他姑置之詩至三百篇至矣何子夏毛
萇之倫尚遺所昧寥寥千五百餘年至朱子而始明寧

無一見以及崧者人不短則已不長言不大則人不駭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若是詬天吠月固不足與辨然闗於類至於賊道不容已者崧之時會稽楊維楨吳中高季迪皆鳴於詩其過高者凌厲險怪痛快者巧中物情讀之如入寶藏之中綺羅之筵駭目適口視古作概淡如也亦其邁逸豪放爾後之膚學務異之徒視其佶屈治媚激其險淫之心咀得粕味之一二廣誦長吟以誇座客直欲由之以盡革古法乃以嫫姆蹙西施之頻

童稚攘馮婦之臂句雕字鎪吽噪聱牙神頭鬼面以為新奇良可嘆也崑山偶武孟翁以詩一帙示予曰平昔遇有所感一寓於此凡若干卷雖無望於流遠有孫數輩在故里顧序其端遺之俾以知吾趨向之勤也余閱其命題造語悲樂不至於傷淫慨嘆不深於怨懟狀物達理質而不俚無雕鎪譎怪之病一本於天機不能自已者而發不期合古而自合古矣是則豈惟可遺其諸孫他日采詩者能棄乎且為學詩者楷模何愧也噫所

謂好惡者予言若是持以當崧與慕楊髙之儕未知其以為何如云也予恐孩提之習莫先嫫姆之口使崧之說行後生少年不勝望洋凌躐之患矣慕楊髙之風競則古法澌矣予愠二家之久幸翁之托故發其端為序而歸之以少省人焉翁曰桓家居婁江以江雨名軒所作故題曰江雨軒藁近客京都老病無為一得於酒凡所題詠别見醉吟錄云歲癸巳浦陽黄容述

于節庵公舊居小蘇州巷與余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

理少卿蕐父回始相識一再往來後予亡妻金氏物故
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適過張篠菴書來云金
氏如是賢有是不幸宜得名公顯即語白之予亦重其
意竊以為必求墓文無踰公者因偕董仲魯謁於朝房
蓋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狀既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奈
何不數日為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馬躪死予等
舉勑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來還且云少保
今日朝退坐堂上曰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

此事若稍遲則俗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定一字此本是已當時皆以高致稱之又嘗聞叔簡尚寶言其從兄相與抑菴尚書王公同為庶吉士内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僮有問楊先曰爾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與相為憾景太忠叔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婦傳而以為疑不得已請焉公聞唯唯次日即答槀叔簡以知公不深自愧此亦可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

律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南京兩法司曾論此事云查出永樂中北巡時有留守事宜數條事多有相因而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事也

張泰都督鎮寧夏踰廿年綽有賢聲石彪充游擊將軍巡邊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彪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彪即為書仍偽為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

書不荅既而彪至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迫之其子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艴然不悅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吾祖宗所貽豈可自㧞爲權貴失之彼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病不出子襲官往時劉征蠻爲余道此事甚悉也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學士張宗海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弟程南雲之以詞翰

筆墨遭際榮遇醫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
而皆出於雲南士大夫多誇異之岳季方在内閣不久
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誡
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杜佑旌儒
廟碑陰以爲秦之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
禍又引後漢黨錮事以横議激訐爲戒是亦士人之見
而已耳夫士風如此士論如此尚足與語得失也哉

水東日記卷二十六

水東日記卷二十七

明 葉盛 撰

姚文公燧撰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其畧云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姚夫人李氏埋銘為粗叙陳姚同為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蒞建康馳書來請曰吾家自七世祖宋太常卿公以治平二年

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
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
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懃哉會蕃羅大兵終無有能至
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
范公鎮所撰志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為銘樹石以
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頴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避
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
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

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二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則元凱也予敬立㕘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為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為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可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叙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

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於譜姚氏亦遠本曰黄帝生昌意云云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曓弟列者止書其傳自然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一世耳嗚呼載籍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二十有六世其上則或絶或續匹夫之家其可以覬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為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

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為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匵焉初不預為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誄也令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其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樹之碑表墓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者耶今按希亮即蘇文忠公嘗為其父子作傳陳公弼也七世孫元凱所得文公此文固已不朽而其發墓得誌不亦天地間其事曠數百年而難一見哉吾葉之先僅有傳家數語其遺墓則惟自五世祖以下可知葢嘗踟蹰嘅嘆於茲者屢矣而吳友夏璣德乾所感亦同於予嘗就予商確有發墓求石之言予未嘗不悲其志意之同而固有未能之對也已讀文公之文感元凱之事情何如哉情何如哉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夐不同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為義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為君談笑靜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令駙馬都尉周景父前監察御史秦顒耿恒庵尚書所薦士也聞之恒庵顒在邑庠年最幼善屬對有名御史謂曰顏悟聖門稱子貢顒即應曰聰明彰德説秦顒又

閶季聰都憲云御史舉生員縣官以季聰故教官子對御史曰爾父為人師有對乎答曰我君作民主大加賞異華亭李忠刚尚書手源初登第孫桓垂髫見客客曰令尊新進士桓對曰家祖舊尚書桓今為南京府經歷所聞如此者甚多大抵異於人者從幼不凡也

吳江虞拳言家有邵庵三像其一黄冠竹杖其一有自書邀乎千載之贊其一則歸休戴笠圖有自書四律詩令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無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

所依高岡獨行來者希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霧先合此日先生戴笠歸南園多竹暑氣微來游結屋相因依挂巾石壁晝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絺綌隣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欲及天清飧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莫問鄉人駟

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薄命長鑱尋積雪多情破帽落輕烏莫圍玉帶垂朱紱此是先生戴笠圖

高昌王世勲碑雍虞公叙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特穆爾布哈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益特穆爾布哈二子長布達實哩嗣伊都呼高昌王尚阿哈爾額森呼圖克公主卒傳子華善次子巴延布哈德濟字蒼岩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浙東宣慰使

介立不羣草書逼真舅氏華善嗣伊都呼高昌王鎮甘肅國朝洪武三年宋國公西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和陽衛指揮同知洪武七年卒賜塋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永傳寧云偉之姑默爾根適莽蘈爾前盧州宣讓王世子之子廿五孀居偉遺腹子三歲母死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發地深數丈見全骸兩兩卧土坑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

不能避也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
金榮襄時爲户部以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閲纂修舊册内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已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奉勑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煙墩上收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

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煙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
是一箇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欽此
此事與鄭鎮文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
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會覆請否
山西參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
劾多出上旨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
或賜果核馬其劾安遠侯柳溥西邊玩寇章出內府揭
帖蓋閣中人筆也且云上或先和問茲事可否舉劾英皇

之盛德其至矣哉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為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命下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東廣赴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令老母太淑人復俱被榮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鄒侍郎幹等皆未得如願噫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蕭維禎七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王尚書一時聯官尤為罕見也

故事朝官結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事夫文淵供事於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

為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
屬英國益亦崇尚勲德之義今亦異矣
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石璞太保冦莊愍
左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由甲科皆
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士如無人郎中龐勝言
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
劣者輙叱曰爾進士為此文耶展皺御史亦云冦公考
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

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艷夸道葢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也

睦人桂衡孟平錢塘儒學修業齋訓導遷山東轉谷府奉祠後卒于長沙予嘗得其詩文手稿一帙皆紙背也葢洪武二十年在錢塘學館所作其正則其學者日課題目制作字畫皆有可觀予既幸其稿之遇予而又懼夫久而逸也命萬全訓導張升選得六篇焉其逸王惟

中代屠先生云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有鄉情須記我便生官况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逢鴈客裹饔飧兩饌魚此去上林方拔𢹂要圖奏賦識相如其蘇李泣别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為功名送孫性初主簿興化云新柳色未匀北郭燈盡試買舟呉山驛送子為貢士楊柳陰滿池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閩中官為士必作官未有如子快讀書取青紫信若俯拾芥雖由讀

書力亦荷明主恩子尚夙夜思何以當至尊惟皇有大誥善惡靡不載善者子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大誥言昭若日月懸為民父母者不出於此編子能遵守之萬無一不濟豈惟免疵癘亦可長富貴父母願子安師友願子賢子有萬金書到任及蚤傳其九日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云久客思歸未賜環登髙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不見黃花露一斑老境更從天卜健僧房常許客偷閒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

似此間其春暮云恐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
晩白菜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賓饁
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
時孟平喪偶其雲濤軒云高臺圖畫自天開下有軒居
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
天潢去莫遣舟來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舟檝中流小試
濟川才其安節堂云晩節何由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
寛蝤蠐曉饌來江浦絡緯秋聲上碧闌松栢耐寒花易

過衣裳偏是綵宜看登堂爲爾歌眉壽春酒香濃奈子
丹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云橋
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名五虎橋又名
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即命毀之
今城隍甃築然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猪窩此
等處當時皆不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宣府儒學聖人土像初譚總戎以銀帛作心臟之屬不

久盜穴其背而去之後易以錫最後惟易以帛而莫不然蓋今凡五易矣未可止也因悟古人作主之意無論其他即此一事亦足知其可行而無弊也嘗見兵後復守獨石等八城人家瓦屋中脊無不斷裂葢流俗凡建宅第中脊中或置銀錢故也又凡厚葬墓園多遭盜發之慘葢亦是耳戒哉戒哉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頗聞廣

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于節庵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被宥還將以節庵柩歸塟於鄉一日無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庵家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得矣葢同時籍入者太監盧永後被宥免籍物皆給還兩畫像乃誤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一奇幸矣哉

張郎中座中言如此

史記所載如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求美女文馬奇怪物以獻乃赦西伯又云西伯隂行善此類甚多常以為閎夭事未必實隂字未必當此史遷之所以為史遷去六經遠矣

水東日記卷二十七

水東日記卷二十八

明　葉盛　撰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為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葢莫盛於此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貞文與位稱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熈洽之時士大

夫皆悖本務禮此亦可為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文章正宗西山謂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録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没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書所録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

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紹定執徐之歲正月甲申學易齋書辭又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辭謂辭令曰命謂裨諶草創之命曰誥謂康誥盤庚之屬曰會謂胥命于蒲之命曰禱謂如衛太子戰禱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簡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質諸先

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衆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

下者莫此為重故今以為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内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册而止葢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醇温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議論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

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為祖而書之大禹臯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髙宗肜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録今獨取春秋内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為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襃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為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

論一以聖賢為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敘事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

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詩賦按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葢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閒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

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一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為凖

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註楚詞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為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吝脩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為性情心術之

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葢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為關於義
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此書今二十四卷一卷
辭命一二二卷三卷辭命二其四卷至十五卷議論一
之十若十六卷至二十一卷皆叙事二十二上下卷以
至二十三二十四卷則皆詩也其文春秋傳史漢之外
所取韓柳二大家為多詩自書傳所載古辭康衢謡以
及黄鵠紫芝歌外則古詩蘇李班婕妤魏武帝文帝王
仲宣曹子建劉公幹阮嗣宗嵇叔夜左太冲張茂先傅

休奕張孟陽束廣微孫子荆陸士衡劉越石郭景純陶靖節謝靈運顔延年鮑明遠謝玄暉沈休文陳伯玉李太白杜子美韋蘇州柳子厚韓退之而已其嚴如此

古人託交方外固多有之夫士生兩間可事可友大夫士之賢者亦多矣奚方外哉要亦有説元御史中丞中書左丞許文忠公交遊滿天下而獨於吳閑閑最厚公自政府得請歸閑閑遺以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公于邁也後公赴召入京閑閑即率其徒治

具相勞旅館中公既陛見將歸造閑閑不告以故但酒
至為引滿閑閑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公明日
遂行大抵相識非難相知為難而知己為尤難耳所以
古之人有甚不得已者至欲以麋鹿為友以草木為友
豈非有激而云然則使與之而得人惡可以其方外而
遂已耶用記許公二詩云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閑閑
大宗師亦有疾以其象為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
此以謝宵人本是山澤臞涉世政坐飢寒敺五年黃閣

事何補種作老病蔌孱軀灤京歸來十浹日藥裹不可離須臾平生結客半寰宇未免操瑟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來承慶堂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祟清減益見風標孤杜門却掃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看一笑但臆對妙契未許巵言斟清氷寒玉照林表和氣春風生座隅齋居頓覺俗氣遠高致己逼沉痾蘇我方歸思劇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計必少夢中道路多縈紆便當卷奉江湖去願得始終如壓驢小樓對閑

閑宗師象因次舊韻寄之鼎食不解肥我臞多病亦為
山林𣪍巾車孤舟任所適何往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
未為老縱有七十來須臾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
吹笙竽閒人多事迫詩債野老敢與時招呼小樓今日
好風色目斷天末宾鴻孤一時幽興豈容負況對蓬島
神仙圖篆烟凝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尊斞懷人未免
有芥蔕處世已覺無廉隅分江小鼎煮粟粒誅茅别野
營屠蘇遠山但藉一枝杖中流誰辯千金壺菊籬秋香

晚未滅松窓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斂迹安得甘草資蛩驉

中書舍人王暕嘗謂予言少師楊公東華鐵獅子舊宅是元許有壬中丞之第云云因貽書叔簡尚寶求其詳答書云先高祖景行待制為許公同年進士高祖致政去京師館于許闈之先公云西小廳内粉壁上有高祖所題數字壁久湮滅亦不知為何字而許公曾差廣東買馬路經泰和則上於寒家即今學後所住之屋是其

遺址葢是時高祖休致在家與盤桓者數日今本縣儒學大門所刻道義之門四大字即其時許公親書也近得太僕丞安陽許顒所寄圭塘小稿後見海昌朱永年之子禋識云幼曾聞少師公言吾私第前元許中丞故宅也昔吾曾祖待制公嘗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又曰許公文稿亂後散失畧盡吾亦頗存其數帙等語好問檢討書云顒守孟敬同年進士也嘗為安平令有政績陞今官求作圭塘稿序而云圭塘卷子諸名公墨蹟

詩文及有王登科錄具存其家孟敬又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遺失久矣聞少師嘗收有嘗就叔簡少卿求之少卿云書籍在泰和此集有無未可知也

師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即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既接可殺也又聞野豕力雄甚牙一觸馬腹即潰其尤老者恒身漬松脂眠以砂石為自衛之計鎗不能入也中官

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弦倒一日得老豕矢着輒火迸
數矢不入一老胡教之云令數卒隨之作呵喝聲豕必
昂首聽頷下着矢彼必伏地尾後更着矢斯仆矣已而
果如其言
宣府廟學記彌陀寺碑二文皆出東里楊公廟學碑尤
偉螭刻頗工蓋二石皆古墓舊石其舊文莫能記也因
訪姚文公所銘淅西廉訪副使宣德府人潘澤民墓碑
而知之古詩云後人重取書年月又云知作誰家柱下

石又云留與田家夜擣衣觀是碑詠是詩不自知其感
嘆之至矣嘗聞統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
磨去刻字置之隙地今三年一立石皆此物也若新建
廟學之碑則即程鉅夫國子學先聖廟碑石而又屬之
鉅夫裔孫南雲書之當時亦以為非偶然之故也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議八月十一日上有事西壇忝
扈從衆皆盛服候駕劉祭酒崇益偹就前班偶闗老李
公語退而見告曰太學有前元時加封孔子制碑卧草

閒欲具奏重立門下適請於李公公言此立則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舊之好感因復之曰此前代所立若建學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已有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宜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況加封諸制已有史傳聖道重輕初不繫此須更商量後竟不知此事如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復仆矣秀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予嘗謂已已比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

而或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獨知之真內惟與安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偶王暕舍人語頗不合暕之言曰當時內非與安外非于少保等持論之堅必與敵絕以愧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雖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畧與之辯暕笑曰與安受佛戒遺命化沈香龕予粉其骨作浮圖充供此豈其報歟

汴洛深山中多亂禽其聲多類人言一鳥云兒回來孃家炒麻誰知來土人以為昔人有繼母偏愛已子者以

生麻子授已子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囑之曰植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其謀中途幼子嗜食熟麻子遂彼此相易由是其已子誤植熟麻子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爲此鳥呼其子云其他類如此多不勝數要皆好事者託事警世之意亦如謂提葫蘆脫布袴之類耳

軍醫范真言鎮守太監蠡縣栢玉巡撫右副都御史祥符王宇兩人貌皆豐厚而所稟實不同然每治疾欲宣泄王服大黃三分重即一二行不止若栢則須一兩重

纔行也不同如此栢之壽七十餘王僅及中壽豈亦由
稟受有厚薄而然歟

水東日記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明 葉盛 撰

六科舊僚題名

余忝科名承乏侍近者幾六載壬申之夏始有出參藩政之行俯仰今昔又十四五年于兹年間見予舊所稿六科題名一通從而觀之葢豪傑之士用世之才籍籍有聞者比比皆然顧予小子庸庸碌碌不能無愧而龍

去鼎湖則又不能無悲嘅焉者于是以其字稱邑里初升官位近據旁求畧加增注謹録置冊中亦以識一時遭際之榮海内交游之盛有如此爾又安知他日不有子孫世講于斯者乎賤氏名在蘇嵩縣霖之下劉安福珷之上今不書且兵科先吏科者葢題名予所為也成化丙戌春三月上日中議大夫賛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前承事郎兵科都給事中崑山葉盛識

兵科

李春 景陽 無為

陝西左參議

蔣性中 用和 上海 左

江西右參議

婁昇 孟高 湘潭

黃仕儁 廷臣 富順 右

南京太僕寺少卿

唐世良 武進

浙江右參議

姚銑 孟聲 都

蘇霖 濟民 嵩縣 左都

山東 參政

劉珷 次珣 安福

廣西僉事

孫祥 廷瑞 大同

右副都御史

覃浩　志廣　安陸
南京工部右侍郎
豐慶　文慶　鄞縣
河南右參議
王宣　明理　淇縣　左
四川左參政
王鉉　宗鶚　上虞　右都
河南參議

錢澍 民望 金壇

長沙府知府

谷茂 秀實 簡縣

貴州 參議

李英 尚賢 合州

貴州 參議

劉清 廉夫 滁州

刑部右侍郎

方輔　廷臣　淳安
江西參議
張海　朝宗　錦衣
饒州府知府
嚴誠　克誠　京山
鄭林　伯森　常山
劉爕　惇倫　安福
廣平府知府

吏科

孟鑑　克明　博野　都

戸部右侍郎

姚夔　大章　桐廬

南京刑部右侍郎

包良佐　克忠　蘭溪

張固　公正　新喻　都

大理寺右少卿

翟敬 致恭 大興
太僕寺右少卿
張讓 孟謙 當塗 都
程信 彥實 河間 左
山東右參政
王汝霖 民望 崑山
河南左參議
喬毅 志弘 樂平 右都

大理寺寺丞

李讚　公美　山陽　左都

山東右參政

毛玉　良䍐　武進

王芳　字直　金溪

潘榮　遵用　龍溪　右都

楊瓚　廷䍐　壽張　都

陝西右參議

蕭斌　德宜　朝邑　左　都

通政司左通政

户科

李素　尚文　安邑　都

光禄寺少卿

錢奐　文昭　鄞縣

廣西左參政

馬顯　文明　廣平　都

河東鹽運使

劉福 慶之 益都

陜西參議

王庚 仲京 江夏

山西右參政

李侃 希正 東安 左都

詹事府府丞

錢森 廷茂 慈溪

雲南參議
正竑 公度 河州
右僉都御史
莊敏 晉江
雷州府知府
陳厚 宜載 清江
何陞 文達 淳安 都
河南參議

李錫 祐之 臨清
陝西左參議
成章 文達 景州 都
經歷
高崇 惟志 金鄉
浙江參議
白瑩 樂昌
潘本愚 博羅

興化府知府

楊學　文斅　江津

山西參議

禮科

章瑾　用欽　會稽　都

禮部右侍郎

余忭　士拭　奉化

知府

王詔　伯　衡陽　右　都
通政司參議

劉綱　建紀　禹城　都
陝西參議

于泰　大達　陵縣　左
山西右參議

金達　復顯　鄞縣　都
長蘆鹽運使

李春　遇時　章丘　左　都
光祿寺少卿
李實　孟誠　合州　都
兵部右侍郎
張聰　士敏　陽曲
鈞州判官
張軾　子敬　瀘州
雲南參政

陳謨 嘉言 安仁 左右
東平州判官
楊繸 景實 咸寧
通政司 參議
丁本 弘道 擇陽
福建 參議
江玭 用良 錢塘
山東 參議

劉觀　尚賓　武進

湖廣參議

刑科

劉孚　誠之　泰和

廣東僉事

祝顥　維清　長洲

山西左參議

宋儒　宗魯　鄞縣

江西僉事

鮑輝　叔大　平陽

王復　初陽　固安

通政司右參議

王理　淑庸　安福

四川參議

林聰　季聰　寧德　都

司直郎

王鎮　景安　濟寧　左都

經歷

曹凱　宗原　益都　右

浙江　參政

洪本昌　景隆　池州

湖廣僉事

劉璉　宗罷　宛平

光祿寺少卿

劉益　崇益　吉水

湖廣右參議

徐正　惟中　吴江

司馬恂　伯如　山陰

洗馬

尹旻　同仁　歴城

通政司參議

劉洙　東周　貴溪

應天府府丞

羅晟　公亮　臨安

河南僉事

姚旭　景暘　桐城

判官

徐安行　允端　永嘉

工科

李震　用初　大興

南京通政司左參議
尚達　兼達　東平
陳宜　公宜　泰和
應天府府丞
張瀾　遂本　瀘州
興化府知府
張文質　允中　昌黎　都
通政司　參議

路壁 斐資 安福

雲南 參政

張敏 時敏 宛平

工部右侍郎

奚倫 守常 宣城

國盛 永盛 淄川 左

通政司 通政

王讓 克讓 宛平 右都

闕

曹鼎　萬鎰　寧晉

平樂府通判

霍榮　文華　盩厔

孫昱　廷昭　濟寧　左

山西參議

黄暉　建昌

廣西僉事

水東日記卷二十九

水東日記卷三十

明　葉盛　撰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却是要典祭時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為屋矣若設壇為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
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合
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
神庥此宋宣和中縉雲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
尚存歐陽公則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
范文甫嘗問于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
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
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

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時祠漢紀信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為為善之報亦正論也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于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

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到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

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上意于是城隍神之重于
天下蔑以加矣
張遂郎中持文山像求題上有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
尚書錢塘于公贊且云于公座側每縣置此像數十年
一日也其辭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狥國忘身舍生取
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
困于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
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

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江水鄉蚊蚋甚多予方窮居日以為苦因裒腹笥得蚊事廿有七古聖賢無一言之褒是為可誅也作誅蚊賦其辭曰惟朱明之肇序兮迨白藏之紀時火爍金而方熾露漱玉而易晞眷羲和之自東起咸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所入山也見離騷以頓轡歸曚汜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而匿暉緊羣陰之綽綽襲夜氣之索索爰有黍民古今注號蚊蚋為黍民云云出于廬霍呼朋

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觜蹄麥芒之纖狹翅過春氷之薄其賦形而至眇其為害而甚博豈泰山之能負荀子云蚊負山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蝱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而甚約飲不過于滿腹性無饜而肆蠹若乃皓魄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綠陰以怡情遽見形而稍稍復輕颺以營營白烏營營見下注念炎熇之未去曾須臾而靡寧伺人于燕息則東家之

夢何緣而見姬旦𧍢宋子京有蚊蝱𧍢人之句人於尊俎則鹿鳴之燕何由而娱嘉賓以是而肆毒于人何名乎仁載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而忘退不顧害而貪利葬仙鼠古今注以蝙蝠為云云之腹而莫追莫悔投秋蟲羅隠賦謂蜘蛛為云云之網而自捐自棄衝鬱攸而致燔望銀釭而還墜以此而速禍于已孰名乎智仁既不足以强名智又不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饕餮競鼓吻而唼嗑宜先哲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云蚊蝱

嚼膚則通夕不寐見莊子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絕義故有蓀壁琰梘椒房璇題疏寮豁其丈綺繡覬煥其陸離圜絞綃以雲障焚椒蘭而霧迷乃戢翼以遠遯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而不嚼不螫南史孔貴嬪本傳畏長遜之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長遜本傳其或柴扉槿居蓬室桑樞方親闈之定省政饗堂之卷舒或漂流于羈旅或迫促于郊噓乃引利喙以競進共逞貪心而自腴致晉室孝子獨當以身晉書展勤云云而高郵貞

女

高郵有露筋小娘子廟

莫全其軀嗟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屏迹以遠止貧者賤者又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虐其有餘其間別種稟性尤酷實尖其觜實班其腹實細其身實豐其毒感變化于天工載惆悵于羽族仙禽遠害必翔于九臯神鳥覽輝乃集于王谷傳信之鴈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耳聆而不足此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類然而難逐可憐爾之輕而翲不恥人之猒且辱也蓋嘗究厥譜系考于典集實蚩尤之餘蘖始

涿鹿之誅殛僅存膚血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録或別泒于腐壤或聚族于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驟致身于雲臺而羽翼翾翾鶡冠子雲臺之高而蚊蚋適以翾翾遽逞威于河内而人馬藉藉古今注河内有人甞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但類非于華胄實盡銜于毒螫宜見憎于世俗夫豈問于今昔惟小日之昏昏卧相寢而悒悒念白烏之阻飢寒翠幗而聽入見金樓子憎醜類之莫

去宜豎刁之僭逼此蠹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因又將驅空中之蛂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蛂聞蚕蟲之聲則挫其精繆江東之鷯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為蚊母此鳥吐蚊因以名舉所為蚋者而族烹于秦鑊秦謂之蚋取所謂蚊者而築觀于楚廷楚謂之蚊永滅蚩尤之裔庶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毒存

于世此誅蚊賦之所以名也右先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刻蜀中成書未久焚于兵火曾叔祖寶慶府君將求而刻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莩內附後先參政廣求之不能得眉州故人史公孝祥守興化聞黄伯固家有之遡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之來報云有軍官好書購得此欲藉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參政至淛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賦草于侯順軒道士處葢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閑

上人亦蜀中同出東南之家以舊故自吳山訪集臨川山中問此物所在而視之則得之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不絶如綫感慨今昔血涕隨之偶得此卷録送上人貴得存遺珠于既失尚故物之可求也元統乙亥三月二十七日集謹識宋之南其宰執唯虞雍公為最賢觀其誅蚊賦所謂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鉏姦者欲以寧君親也其以忠孝敬

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其家學能于聖時致身西清
被寵眷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太師此賦以贈人其
志亦有所在乎開上人再見伯生其為我諗之和林魯
威叔重父題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間諜四
海失升平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仍蒙世禄翰墨
負時名丹丘柯九思賦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
史書滄海遺珠留得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生王敬方
父作史生佛兒為命世英西州睹威鳳南國剪長鯨不

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蚑賦重録妙墨世從衡遂昌鄭元祐觀雍公少年之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邵闇詳書之意可以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于一門烏乎盛哉閒上人國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永久庶不為他時夜壑舟也至正十有五年乙未三月後學蘇大年頓首謹書

予往年在廣中有均平傜役痛折豪右不禮答京官不容生員寄利膳錢等事近復來邉首飭邉墻壕塹數萬

丈次修築屯堡五百餘座以及黜去臟貪老耄將佐等
事不過瑣瑣効職亦所以為扶植貧窮保全地方之意
奈何得謗紛紛莫能止息雖間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敷
露或付之呵呵不則仰屋竊嘆而已偶讀晦庵答王子
令二書乃知前人亦曽受此苦楚也書曰示喻曲折具
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
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為
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為其可疾為尤甚故于此輩

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葢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于愚俗至于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為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于愚民為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葢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于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

不為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為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為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税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為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

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為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令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又一書云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許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于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于官府則其為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令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為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

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于此者而如子令者亦將有沓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令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

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于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于今日事勢何如也及考之與留丞相等數書內拳拳切切又經界事而竟以漳州進士吳禹圭等沮而罷先生所以有伉拙奇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黄中今又遭此吳禹圭天實為之之嘆噫好事難成固亦久矣

予自癸未歲廣州病後切欲圖寫陋容以貽于家甲申

八月東朝房每舉以告知友如姚大章尚書岳季方翰林諸公乃各舉所知宛平陳啟陽揚州史政輩凡五人稿亦十餘易無一肖者已之矣是年九月抵宣府得雲中李芳始能彷彿一二諸公嘗云貌有不易寫者聞之久矣中書舍人東陽（闕）正希純嘗寫東里楊公坐立像及其諸子隨行像一一皆逼真建安公一日見之大驚異且曰吾平生傳神不啻數十人無能得真希純乃能若是即躬造希純請焉希純亦為之屢易稿罕無一似

此亦一事之不可曉者

水東日記卷三十

水東日記卷三十一

明　葉盛　撰

江南並海之河江港汊通潮汐者土人謂之渾潮來一日泥加一箬葉厚故河港常常疏濬不然淤塞不通舟楫不能救田種之旱旋成平陸矣塞且風沙數日輙一作作或連日塵几撲窓至不辨物色近日打掃積年封閉卷房塵沙積地踰尺其細如粉要之所謂塵世濁世世

者亦是之謂矣

戲談于凡四方人多以其土名或土俗土物為標榜如南人曰蠻子西人曰豹子之類獨河南人曰偷驢賊曰㼛腸不知何說嘗見河南一士人云宋祭酒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以其步蹇藏去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韁却去城南趂草塲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㼛腸香又云宋學士也夫因詩得名因詩定品如唐羅隱盜得之欲其賦詩等事世多有之但二宋在國

初皆以文章德行致大名故無此事亦決非其言豈亦
薄俗架託一時戲謔之言耶吳越間又有一等謂之俚
鄙文譏刺上下無所不有且極其工巧人畏惡之古者
異言有禁如此之流不謂之異言而何謂

前人所作墓文碑志序稱述子婦者甚少詳書其子之
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以及縣男女之名者加少也
圭齋之于圭塘家獨然豈亦變例歟又其叙祖考官諱
亦皆異而孫婦讓封于祖姑此亦有元時制而于是碑

有考況斯銘隅句雙韻語險辭嚴尤奇也是以具錄之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有序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于朝既釋機務將歸省其先塋于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友歐陽玄文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版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為榮于法嘗援吾宗兖文忠公例自表

厥考崇公之阡又自書之為宜安陽公堅辭以為不可乃勉叙其行實而銘之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羣髫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習為儒二十能舉子業有儁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為當道所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按牘由是以本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

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局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僚軼境州將趙往督捕府無他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粮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馳狀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他虞將士俘擄有愬非辜宣慰部使者雜議之渠帥利所獲從中執爭公駁之曰寇徒脅從猶當理出王民躪入賊衆又從而臧獲之

可乎上官用其議簿有左驗皆免為民是時公以新進
下僚代總郡寄一切興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碁之慁
平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畧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脱民
于俘乃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人舁土木
偶相昏旦服食共具以侈相誇民坐凋敝公至命毁折
滛祠數百區以杜其妄又撤其材以給黌舍公廨倉庫
之用公私便之在衡安仁盜袁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
挺亂既誅朝廷宥其餘黨甚衆民有越軍砦為竊攘者

有司得之獨以強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為亂猶貫殊死此因亂為盜乃服上刑不當請併彼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時有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撣其供佛鐵羆以歸友蹤跡甚急范漸怖而返之物游徼發擿之拘范及友于官公推讞得實既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湼亦不當後范卒為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龔胡者偽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巳狼籍訃獻

自首官疑有隱索之其家得宿用版印繈數皆倍所首
獄輸朝廷遣使分别處決龔厚貲祈免姻族又助其營
捄已議減死公持不可曰首寬隱多去未存本與未首
同衆莫能蔽乃寘諸法末奉祠在京祠禄優暇而年近
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報得痞疾薨于官生
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丁卯二
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祔安陽武
官原新塋許氏世居許昌曽高已上金亂失譜祖考隱

德曠僚諱信考贇彰德湯陰因徙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
缺

別記獨不云小臣廉孚宋夫人年二十八孀居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利力求去職侍疾寢

食為糜初喪號慟絶而復蘇旅殯原上苫凷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狀如泥塑樵夫牧豎迫而視之始驚為公年踰五十時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倣古不用緇黄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願習行之既祥非疾病蔬糲不饜臨江之除逕吏再四必偕其妻孥守丘壠乃去今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以表其孝請于中書得予額所植松栢愛護之成林晚歲研精理學易簀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

至原始反終慨然而嘆因論人無修短有若將終焉之意舅氏宋君寶蚤年擇師訓公遇若已子公迎養以禮有子為娶令族俸入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東程岡因以東岡為號後更號真拙著經濟録四卷女教六卷尤長于詩有東岡小稿傳于世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為義方之勤公在會福安陽公官已卿士而公身教嚴厲安陽公出入必咨凜然前修家法公疾禱

神謁醫靡不極至公覺貧不能治斂又思得美櫝哀慕不知所為朝廷聞而厚賻之始克歸葬公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贈親之典倫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其躬而竣廵退託未嘗有幾微責報于天求上于人之意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之或違也狀公行者為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公起巖志公壙者為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為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嗚呼斯

亦他貴臣家所難而魯公有焉銘曰
允矣魯公生而敦厖為儒則通治吏不哤儒通不窮若
歲徒杠吏哤則蒙乃昏然缸發聲粤禺初武之跫嬰身
事衡不振不摐憂民有忡遇事無㦬或縱爾于壘或逸
爾于鏦或觽爾倥侗或䌺爾幻嚨世涂憧憧公志悾悾
蒸于渢渢與俗異腔且行且邇孰搏孰控盤桓令終德
厚信矼荆士景從鹿隱維龎江夏向風黄孝無雙醲河
為灘導岷為江溯源之鴻沼流淙淙高陽豐彤庭堅尨

降仲才棟隆仲力鼎扛公也亢厥宗仲也爽我邦洹水
沖灘大行崆峣偭山爲雄厭水勿洚若堂其封堅珉如
珏石人載礱其樹如幢仲詞舂容銘誘友惷公當如崇
仲盍表于瀧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
祭酒歐陽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
書篆能靜處士茅紹之集勒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天順七年予在廣東肇慶軍前用舊韻集趙子昂詩五絶句寄永熙致之羣公首章云我來君去苦相違蕭索山川樹影稀知已如今居鼎鼐休文何事不勝衣時永熙甫自關北遷兵部也明年五月予入議過浙時永熙遷官在藩司留連數日别去夫孰知不久而予再為關北之行又不久而永熙起廵二廣而此詩竟成前讖耶不偶然也近又檢交遊集景泰中予在赤城欽謨自史

館集唐詩二首見寄首章亦曰南征復北還離居不可道封侯竟蹉跎志士白髮早平生一片心未得展懐抱斯又謂之偶然可乎吁亦異矣

登州蓬萊縣納布老人言海市惟春三月微微吹東南風時為盛多見有城郭樓觀旗幟人物皆具然變幻非一或大而為峯巒林木或小而為一畜一物皆有之其色類水惟青緑色大率風水氣旋而成西風北風無之故冬月則罕見也蘇東坡有海市詩云

朱子答張仁叔之問曰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晁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有不同矣粟一石直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三石可見古来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為病也又按宋鄭宣撫鎮蜀時于關外四州營田二千六百餘頃除粮種外歲入官十四萬斛有畸及其于金州營田五百餘頃歲入却止萬八千餘斛以此觀之其為不同者或者四州田腴金州田薄之故則晦庵粟米之分所料亦

恐未為的當也宣府官田成化二年所種四千餘頃收粗細粮止及七萬四千之上較之吾崑旱麥水稻田土者畝歲收米麥四石之上則關北地土可謂最薄也已

軍中探聽賊中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之人如宋之時西邉之所謂急脚急步者今湖湘謂之健步西北極邊謂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此輩固自有得力人但其間儘多虚誑壞事受賄通賊小人顧亦在于用之者何如耳

水東日記卷三十一